卷首语

# 有梦不觉岁月寒

□ 黄海盛

一个人可以清贫、卑微、困顿,但不能没有梦想。威尔逊曾经说过,“我们因梦想而伟大,所有的成功者都是大梦想家,在冬夜的火堆旁,在阴天的雨雾里梦想着未来,有些人让梦想悄然绝灭,有些人则细心培育、维护,直到它安然度过困境,迎来光明和希望,而光明和希望总是降临在那些真心相信梦想一定会成真的人身上。”

何为梦想?诗人用最热烈的语言去歌颂它,追梦者用最笃定的行动去追求它。它并非一类人的专属,梦想的泽被不辨美丑,不分贫富,慷慨无私地照耀在每个人身上,使得每一个人都有梦想的能力和权利。它是抽象的,它意味着一种优于此时的生活状态,一种渴望满足的心理预期,一种高远恳切的目标,一种向上笃行的姿态,一种砥砺奋进的坚毅。它又是具体可感的,于学生而言,是一张满分的试卷,一个理想的学校;于创业者而言,是一个难得的机遇,一次宝贵的合作;于音乐人而言,是一首完美的乐曲,是一个更大的舞台;于科学家而言,是一次技术断崖的攀登与攻坚……王侯将相也好,普罗大众也罢,梦想都为生活填写了色彩,为生命注入了灵魂,它使得生命变得无比充盈美好。

释放无限光明的是梦想,制造无边失望的也是梦想。当梦想实现,它将成为照进灵魂的光亮,当梦想黯然失败,它便只能沦为空想。这是一个人人逐梦的时代,但成功者往往寥寥,梦想的能力和权利人人平等,实现梦想的素质却千差万别。它需要持之以恒的耐力,攻坚克难的毅力,挑战未知的决心,孤独涉险的勇气。追梦之路从来不是探囊取物般容易,它可以是一望无际的平原,不断消磨你的斗志;它也可以是陡峭险绝的断崖,一次次地击退你的进攻。有梦者,穷山距海不能限也;追梦人,精兵锐甲莫能入也。卷中的每一个追梦人,一节一拍,一升一降,音符在指尖跳跃,梦想的种子在心里生根发芽,直至破土而出,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舒展芳菲。

一百多年前,毛泽东的梦想是解放全人类,鼓励所有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为争取解放而斗争,历经几十载惊心动魄的征程,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高高飘扬。十年前,马云的梦想是领跑互联网产业,十年后的今天,阿里成为电子商务和“互联网+”的巨擘,而那句“梦想还是要有的,万一实现了呢”被亿万青年人引为座右铭。战地黄花,关山难越,马蹄声碎,乱云飞渡仍从容。寻找合作,创造机遇,观念破冰,千难万险也度过。

当代中国,梦想源泉正涌流,追梦号角正嘹亮。愿每一个人,都能左手梦想右手坚持,走过风雨交加的夜晚,趟过波涛汹涌的暗流,迎来梦想的彼岸。

纵使天寒地冻,路遥马亡,有梦不觉岁月寒,有梦使得三生暖。

(本文为2019年秋《风瀛洲》卷首语)

笔走心缘

# 回到木里

□ 吴建国

在苏州东山,笔会的晚宴上,我认识了她。冬天里普通的装束,透出的是她优雅和端庄的美。

席间,她说,她不是东山本地人,她是木里人。

“木里?”我问她:“你是木里人?”

迎着我的目光,她说:“是。”

那个夜晚,东山沉浸在冷风冷雨中,而我却热血沸腾,真实感觉是:我回到了木里!

——木里,是元青讲的故事。

几乎在日军侵占上海的同时,苏州沦陷了,元青就是这个时候,搭航风船来到了潘家沙。元青是旧军人,部队从广东打到武汉后,他没有回老家,留在了苏州的木里,做起了红木生意。日军在对首都南京合围时,长江的航道被封锁了,长江入海口的淤泥小岛潘家沙,几乎和外部世界完全隔绝了,元青从上海搭船返回广东老家的计划也已经无法实现。这个时刻,元青在三民镇上开了一个茶庄,不为谋生,只为等待时机。就这样,潘家沙人每天夜里或者雨天的时候,都会聚集在元青的茶庄里,听元青讲故事。

“木里的人好,他们说话轻轻的,烧的菜甜甜的,烧的鱼也是甜甜的,好吃。木里的女人手巧,双手采茶,如蜻蜓点水,那茶叶香甜,叫碧螺春,专供皇帝喝的。那里的女人会养蚕,会织布,那丝绸的布料做的衣服,穿在木里女人的身上,那才叫美,比戏里美多了,看着木里的女人,很多男人就留在木里。木里到处是手艺作坊,做红木家具的就有好多家,在木里,人只要不偷懒舍得出力气,几年就能赚几百大洋……”

元青的故事里都是木里!

木里在苏州。潘家沙人听说过“上有天堂下有苏杭”这句话,都知道苏州杭州的美是景色的美女人的美,苏州杭州的好是好吃好穿好玩,但这样的地方,只是在穷人的梦里;而木里的好,是潘家沙人最能接受的一种,因为,只要不偷懒舍得出力气就能赚到钱,这句话,潘家沙人听得进。

“啥时间,带我们去木里吧?”

元青说:“不能呀,木里被东洋兵占了。”

木里是那么美丽,那样百般的好……东洋兵是一群畜生,有船家说,他们把南京一个城的人都杀了,他们占了木里还了得?痛恨和失望交织在潘家沙人的心里,他们的结论是:不把东洋兵赶走,我们谁也去不了木里。这个时候,与世隔绝的潘家沙人,第一次有了家国情怀,懂得了汉奸不能做,汉奸不能帮,打东洋兵的都是好人,要帮就帮打东洋兵的人。

一天夜间,一条航风船突然驶来,跳上岸来求援的是苏北来的“猪老板”。元青一听,便带着大家跑到船上,把船舱里的几十箱药品搬到了横岸上的树林里。不一会儿,东洋兵的汽艇追来了,几个东洋兵上船查看了很长时间,因为没有查到“违禁品”便悻悻离去了。在和东洋兵打仗的那些年里,几乎每年冬天都有苏北新四军缺粮的消息传来,东洋兵征粮队的钱券可以换盐,可以买洋火洋油洋布,但潘家沙人总要悄悄藏几百袋稻谷,换苏北姜堰“船家”的几张欠条。因为,潘家沙人的心里已经有了决定,赶走了东洋兵,我们要去木里。

解放后,因为资助过新四军,元青得到了政府的表彰。我听得懂故事的时候,元青已经离开潘家沙很多年了,元青的故事和故事里的木里,就这样吸引着两代潘家沙人。

木里一定是那时潘家沙孩童的外部世界,构成了他们认知的基础部分。冥冥之中,潘家沙人和远在苏州的木里就有了不能分割的情愫。

17岁,我成为海军航空兵的一名战士,飞行者的身边有高精度的地图,每次想起家乡的时候,也就会想到木里,就会随手翻开地图,在横泾这个园的旁边,木里是一个蓝色的点。结束军旅生活回到潘家沙后,我应该早早去一次木里,在车载的导航系统里,木里离我今天生活的长兴岛团结村只有118公里。繁琐的日子一直没有让我成行,潜意识里的安慰是,就把木里当成了酒,她会在时间里会变得愈加醇香。

第二天参观她的企业后,她带我们到她东山的家里,她的母亲正好从木里来看法国留学回来的外孙女,三代木里的女儿也难得相聚一起。高中考到钢琴十级,大学四年就取得了硕士学位,这个名字中有“雨”字的女儿,美若天仙。在女儿的钢琴曲里,她为我们泡茶,她说,每年都要做几斤碧螺春红茶,因为这里的自然环境和木里不一样的,山坡上的茶树是和枇杷树长在一起的,这是最好的碧螺春茶叶。而我,手捧着茶杯问她年迈的母亲:

“村里一个叫元青的人,你听说过吗?”

“没有听说过。木里没有人叫元青。”

……我没有再问什么,让心里存有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的感慨不是更好。笔会结束后,我便径直去了木里。

满园芳华自在香
(国画)卢成翔

特色崇明

# 鱼塘的水面漾开了

□ 周云海

“建国,这就是我们当年开挖的鱼塘吗?”“是啊,前哨农场的变化真大啊,当年这里只是一片白灰灰旷寂的盐碱地……”“假撇子,侬老早底开锹挖的两块烂污泥伐要太结棍噢,像火油箱一样,侬班里厢的小姑娘都不想到侬锹底下挑泥。”

“哈哈……哈哈……”大家说笑着。叫“建国”的农友吃饭拿筷勺、做事爱用左手,农友们都喊他“假撇子”。只有爱芳不随流,一直叫他“建国”。

风沙催老了知青的容颜,岁月抹不去青春的印痕。

今天,我们一群知青群组团崇明返乡游活动,近百位昔日农场连队的农友,一路欢声笑语,兴高采烈地游览了农场场部,看了当年农场连队,有人介绍说我们以前的一号田、二号田上新颖雅致的居住社区,现在是前哨五村……

日月如梭。我们的记忆之河汇入贯穿农场南北的中心河缓缓流淌。没有运输船往来的中心河比以前清澈了,砌了护栏、添加了景观平台,变得更美了。场部桥,还是那座老桥,改建后显得简洁漂亮,静静地横卧在中心河上,见证着农场岁月的沧桑变迁。

1977年春节前,天格外的寒冷,农场知青们奔赴十七连北面的旷野地,打响了一场开挖鱼塘的战斗。当年开挖鱼塘的艰苦悲壮场景,连队知青们记得,爱芳更不会忘记。那是爱芳生理上的苦时光,也是爱芳情感的伤心地。

“假撇子”是当年爱芳班里的大班长(主管农事劳动的排长)。他身材敦实,为人仗义,不多话,是连队里农事劳作的一把好手。爱芳比“假撇子”小两届,身材颀长,娴静内秀,连队广场边墙上每期黑板报的粉笔板书大都出自爱芳的手笔。

“假撇子”与爱芳是农场连队里公认般配的一对恋人。是那年开挖鱼塘,导致了一段美好情缘的终结。

天寒地冻的冬天,开挖鱼塘的过程透支着生命体力,极其艰苦,一些农友的高筒雨鞋陷入泥泞里拔不出来,干脆赤脚挑泥。在挖鱼塘的后期战斗中,爬坡越来越高,卸泥距离越来越远。那天,青春期的爱芳偏偏来了“例假”,腹痛,她咬紧牙关,坚持着在“假撇子”那里挑泥……

急于要赶挖土方进度的“假撇子”,忽略了对爱芳的关心。他铁锹挖出的泥块,常常比连队其他男生的大一些。这样,他自己很累,与他搭档的几个女生来回走坡挑泥更累。

爱芳实在挑不动这样的“火油箱”泥块了!

“假撇子”看到卸掉了泥块,担着空担的爱芳缓缓晃晃地朝他挖泥处走来:“爱芳,侬走快点好伐?”

爱芳忍着生理上的疼痛,忍着满心的委屈:“建国,侬烂泥不能挖小一点吗?”

“啥?在我这里挑泥的又不是侬一个人,给侬挖小一点的泥块,别人又不是不长眼睛。”

爱芳的泪再也忍不住了,溢出了眼眶……

后来,“假撇子”从其他女生那里了解了爱芳那天发生的情况,爱芳不听“假撇子”如何解释、服软,决绝地剪断爱的情丝……

1978年,“假撇子”从农场上调去了“宝钢”工作,一段情缘终成了昨日的故事。

再后来,“假撇子”在一次事故中,右手被截去二指,终身未娶妻室。是因这点小小的残疾?还是情困鱼塘?不得而知。

中断了近四十年的联系,因一次农友聚游活动。爱芳与建国在崇明这块洒满青春汗血的土地上重逢了!

有农友告诉“假撇子”,爱芳丧偶多年,一个女儿在国外,情感处于空档期……

度尽劫波情谊在。建国和爱芳在鱼塘岸边凝视着清清水面,他们的眸子里没有看到游弋的鱼群,却看见了一对男女的投影在轻微舒缓地波动,忽而分开,忽而相连;两人相视而笑,彼此眼角的鱼尾纹漾开了鱼塘的水面……

城市的温度(油画)黄阿忠

地址: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一江山路511号 电话:(021)59611595 邮政编码:202150 发行:各乡镇文广站 上海求知印刷厂承印 地址:浦东新区仁庆路309号 电话:021-68915808